



胡 正 著

七月古庙会

七月古廟會

胡正著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太原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井州路七号)
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晋出字第二号
太原印刷厂印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: 787×1092 耗 $1/32$ • $5\frac{3}{4}$ 印张 • 100,000 字

一九五八年五月第一版

一九五九年八月太原第二次印刷

印数: 8,606—12,630 册

统一书号: 10088·153

定 价: 五 角

目 錄

摘南瓜	(1)
嫩苗	(10)
两个巧媳妇	(21)
七月古庙会	(52)
一夜之間	(71)
到女家去的路上	(95)
盲女乔玉梅	(109)
碑	(124)
民兵夏收	(133)
“长烟袋”	(141)
除害	(150)

摘 南 瓜

一

李忠旺老汉常常好在人們面前夸两样事情：一样是“我們农业社的南瓜”；一样是“我的好老伴”。

先說他的老伴。

李忠旺和他老伴到一个家里过活，已經四十多年了。結亲时，一身新衣衫也沒有給她做。过了几天光景就連鍋盖也揭不开了。但她並沒有說过一句歪話；不嫌他穷。李忠旺地不多，夫妻俩就下辛苦开荒。回家来，她总是把稠飯給他吃，自己喝稀湯。土地改革以后，他們分到了房屋、土地，夫妻俩劳动得更欢了。有一回，县长到他村里来檢查生产工作，听說李忠旺的老伴劳动好，还到他家里坐了一会，并夸奖了几句。以后，人們有时閑談起来，說：“李大伯这几年的光景闊好啦。”

李忠旺就說：“論光景，我老伴要占一半的功劳。”

人們應和道：“李嬌子就是會過光景。”

“嘿，沒有我那老伴，我早給餓死了。”

人們知道他愛夸老婆，就多說几句：“李嬌子在勞勁上也不能說差呀！”

李忠旺忍不住笑了：“縣長還到我家里來看過她呢！”

再說農業社的南瓜。

他們村里的南瓜，在周圍村里原是有名的。自從他村辦起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後，農業社挑選了最適合種南瓜的土地，上的糞多，又讓種南瓜最拿手的人專門養種。這樣，峪頭村農業社的南瓜就更出名了。趕集時，別人的南瓜還沒有動銷，峪頭村農業社的南瓜早賣完了。

農業社的南瓜是誰專門養種呢？李忠旺老漢。李忠旺種南瓜，確是一把好手。從年輕時候起，他無論做什麼事情，總要往人前走。他是一個愛榮譽的人。天剛亮，有誰碰見他上地，說：“李大伯起的真早，天剛亮就下地。”第二天你看吧，天還不亮，他就到了南瓜地里。大家推選他專門種南瓜的時候，有誰說了一句閑話：“李忠旺種南瓜自然是好把式，就怕是農業社的南瓜還不如他自留地里的。”他當時沒有喘氣，以後，他在自留地里種了幾苗南瓜，三天都不去看一回。農業社的南瓜地呢？從下種到出苗、長出蔓藤，到開花，結上南瓜，他每天都不離南瓜地。他以前只種過一畝南

瓜，現在呢？種了二十畝，全身的本事都有地方用了。那麼一大片南瓜，一行一行的，齊齊整整，均均勻勻。每天不見見他的南瓜，就過不去。就是到外村辦事回來，也要繞幾步路到南瓜地裡去看几眼。地裡沒活計時，他在家裡也閑不住，就拿個小鋤，到南瓜地裡壓壓蔓藤，鬆鬆土。

過路的人們取笑他：“李大伯，這南瓜成了你的第二個老伴啦！”

李忠旺只是笑一笑，仍舊不停手地作務他的南瓜，高興地聽着別人的夸奖：“這南瓜長的真出奇啊！”

但就在这个时候，却出了一件事情，叫李忠旺老汉很不高兴。

二

一天早晨，李忠旺下地時，發現地邊上少了几顆南瓜。他去問社長，社長也不知道。第二天早晨，又少了几顆，而且連他划上記號、留作種籽的南瓜，也丟了好几顆。整整半年多的心血，滿希望把那几顆最好的南瓜留作種籽，明年來一個更好的收成，可是，竟有人做這種事情——拆農業社的台子。雖然這不象解放以前那種小偷，但是“眾人的東西不心疼”，這樣下去農業社怎麼能办好？自己又負的什麼責任！但每天守在地裡照看也不頂事呀，而且也不是個根本辦法。地裡的人很多，

南瓜地两边都是小路，人們来往不断。特别是那些女人們，从地里回去时，手里总是拿几顆南瓜，也不知道她們是在自家地里摘的，还是到农业社地边上摘的。一时，他竟对那些女人們不高兴起来。女人們路过地边和他說笑时，他也不理她們，只是狠狠地看着她們手里的南瓜。但南瓜又不会說話，也沒有写着是誰家的呀！这一想，倒忽然想出一个办法：他就在路边的每一顆南瓜上，在南瓜把柄上，划上記号。

后晌，他坐在南瓜地里，眼睜睜地看着路过南瓜地的人們，天黑以后，他又到村口上，見有人抱着一顆南瓜回来，他就迎上去說：

“你这南瓜长的真好，給我看。”

又一个女人进村来，他又是：“你这南瓜真出奇，我看看有多重。”

看来看去，南瓜上都沒有他划的記号。

这时，剛巧社长和几个社員也从地里回来。他們問道：“李大伯还不回去吃飯？”

李忠旺摇摇头：“顧不上。今天我得看看是誰摘了咱們的南瓜，查出来，好好的用这件事把他們教育一下。”

一个社員不大相信他这种做法：“你在这里也等不住呀，人家不会从別的地方进村去？”

另一个社員却热心地告訴他：“我今天可看見了。刘相成家女人，剛才从咱們南瓜地边上过来，一会走的

慢，一会走的快，我仔細一看，她胳膊底下夹的一顆南瓜。”

又一个社員也附和道：“我們一块儿看見的。八成是她。她以前就多一只手，从誰家地边上过一下，庄稼就跑到她怀里去了。解放以后虽说改了，誰又能保住老病不犯呢？”

社长說：“靠你們說的这情况，就能断定？”

李忠旺說：“我能認出来，我到她家里查去。”

社长拦住他說：“先不要急，万一鬧錯了呢？这种事不要一下抓破臉，我看先找人去和她側面談一下，最好讓她思想上覺悟了，对大家也是个教育。”

一个急性的社員忍耐不住，差一点高聲叫起来：

“我看就是她，她有覺悟不干这种事。乾脆，今晚上开会，叫她坦白。”

社长急忙止住他：“低声点，叫別人听见，乱傳开去多不好。我們先回去吃飯吧，一会开个社务委员会，先研究一下再决定办法。”

社长和其他社員都回家去了。李忠旺对社长这些办法当然不能滿意，但又有什么好法子呢？他也只好回家吃晚飯去了。

三

李忠旺回到家里，他老伴已經給他端上来一碗热騰

騰的南瓜和子飯，他雖然心中有事，不大想吃，但碗里的南瓜確是又甜又綿，他老伴又常是笑盈盈的坐在他跟前，他就隨吃隨說道：

“這顆南瓜真好吃，在哪塊地里摘的？”

“在村后那塊自留地里摘的。”

“個頭大小？”

“够大了。”

李忠旺忽又喜歡起來。自己的自留地不如農業社的南瓜地好，糞也少，作務不到，還長的这么好，要是把這顆南瓜籽給了農業社，那明年定會長得更好。

“籽子還留着吧？”

老伴回道：“留着。”

“在哪里？給我看看，好好的放起來。”

“在案板上放着。”

李忠旺走到案板跟前，看看南瓜籽，又看見旁邊還有一顆南瓜，忽然，他心里猛跳了一下，仔細一看，一點不錯，南瓜上有他親手划上的記號。一下子，一股火冒上來，但回頭一看見他的老伴，火又憋在肚子里，倒吸了一口冷氣。

他老伴問道：“怎麼啦？”

李忠旺一時說不出話來。

老伴又問：“到底怎麼啦？”

好一會工夫，李忠旺才冷冷地問道：“這南瓜究竟是从哪里摘回來的？”

他老伴慌忙走过来，“我不是说过，在村后自留地里摘的，你整天忙在农业社，我好不容易把自家的南瓜作务大了，你又要胡生些什么枝节？”

李忠旺的火气冒出来了。他把南瓜放在老伴面前，指着南瓜上的记号：

“这是你划上的？”

他老伴没有想到这一层，楞住了，随后，她想了一下，回到炕上去，反正事情已经弄明了，就实说吧，自己的老汉，也不是外人。

“我也不是为了别人呀，看着你忙累一天，回来连一碗香甜南瓜和子饭也喝不上……”李忠旺沉重地“唉”了一声。他万也想不到他的好老伴打了自己的脸。

“为我？你要把我毁了！”

他老伴原想这不过是小事一桩，农业社有那么多南瓜，摘几颗有什么要紧？隐瞒着，或者敷衍过去也就算了，不想他这么大惊小怪，这么认真，而且，多半辈子，他还没有这么难为过她。她好象受了委屈似地说道：

“我就知道你那两颗命根子，以前咱那儿子生了病，你也没有费过这么大的心苦，到如今，连个一男半女也没有……”

一提到死去的儿子，老汉也心痛起来：

“唉，不要提儿子啦，那时候咱没钱看病呀，你不是没来由活冤枉人？”

“我冤枉你？你就是說的好听，原初我說慢一步参加农业社吧，摸不清以后的利害，不知道里头的规矩，你是一定要参加，说什么到了社会主义，还能吃上牛奶、面包，哼，如今吃两颗南瓜都象造下罪似的。”

“誰不叫你吃南瓜？可是……”

“誰象你，这么为公众操心，人多了，輪到每个人名下，才能损伤多少一点？”

“唉！”李忠旺伤心了。他也不看她，只是低着头說：“我現在才知道，你还没有和农业社一心。以前，我看見你在农业社劳动挺好，总以为你对农业社好，不想，你单是为了自己赚劳动日，并不管农业社好坏。咱們都上年紀了，你我常說：咱們无儿沒后的，沒个靠，好不容易有了农业社，有个靠头，老的不能动时，也不用发愁了。可是你还没有下上辛苦把它养壯，倒……”老汉不愿意在老伴面前說出不体面的話来。想起一年来他和其他社員們辛辛苦苦办社，而自己常常夸口的老伴，却来拆自己的台，成了絆脚石，他心里难受得不愿意再多說了。

他老伴也不說話了。她真的觉得自己錯了。想起老汉对自己的好处，想起老汉对农业社的尽心，想起老汉的为人，想起自己对农业社，对老汉，却作了这錯事，心里一陣酸痛。

老汉听着老伴哭起来，一时又心疼她，又怕外人看見，要忽然社长来了呢？

“不要哭了，哭頂什么事！”

“那……你要我怎么办呢？”

這句話把老汉也問住了。怎么办呢？自己去告訴社長，報告自己的老伴做了這種事？去不得！不去說，社務委員們正開會為這件事費心，還懷疑到別人身上。萬一真的要開大會……老汉心亂了，一時沒了主意。

他老伴忽然坐起來，用勁擦了眼淚，走到案板跟前，提起那顆南瓜。

李忠旺奇怪了：“你做甚？”

“我給社長說去。我認錯，改過。還有三喜家媽，也像摘過農業社的南瓜，我也要勸她坦白、改過。”

李忠旺心里的愁雲一下子晴開了。高興得熱烘烘的。還是自己的好老伴啊！她自己去，對的。知錯、認錯、改了錯，當然就好了。社長也會高興的，農業社又前進一步了。

但他老伴走出門去時，李忠旺又忽然叫道：

“站住！”

“又做甚？”

“你就說是你自己想通的，不要說是我查出來，勸員你啊！”

他老伴沒有喘氣，照直走了。老汉又追到門口，才站住，一直到看不見他老伴了，他還在門口站着。

嫩 苗

春天的一个夜里，李爱英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出农业社办公室，心里难过极了。

她是一个十七岁的姑娘，去年夏天高小毕业以后，就参加了农业生产。这几天，快种玉米子了，因为天旱，地里螻蛄特别多，人们都发愁捉不住苗子。今天晌午，她忽然从报上看见一段好消息，登的是“中苏友好集体农庄”使用“六六六”毒谷防治地下害虫的办法。她一口气读完，就立刻跑出去告诉了社长，社长原计划晚上召开社务委员会，讨论播种，听了这个好消息以后，就让她也来参加开会。但这个会议对她简直是个打击。在会上，她兴奋地介绍了报纸上登的使用“六六六”毒谷的消息，期待着大家的支持。可是，技术员徐守仁首先反对，坐在炕角的那几个人嘀嘀咕咕，也不赞成。徐守仁好象演说一样，反对这个办法：“计划倒是个好

計劃，就怕是不頂事呢！還是照老辦法穩當些。”這番話就象一盆冷水似的從李愛英頭上澆下來。雖然社長周道元 and 生產小隊長王春林支持她，她心裡還是非常難過。

天墨黑，滿天的烏雲，沒有一絲風。她正往前走著，忽然看見前面轉彎處，閃著一點小火光，是誰還在那里抽煙呢？她走近幾步，才聽到是兩個人在那里說話。

“哼，還沒有學會一二三，就想來個四五六！”

李愛英心裡一涼，她聽出來那是徐守仁在說她。

徐守仁開會回來以後，正碰上他的鄰居，也是農業社的社員劉玉清，兩個上年紀的人坐到一處，話就沒完了。

“唉！老清哥，咱們這老輩子的經驗使不得了，你聽說過玉菱子地上‘六六六’毒谷？”

劉玉清應和道：“沒有聽說過呀！誰發明的？”

“誰？”徐守仁抬頭向西指了一下，“高等畢業生么！”

“噢，西頭李永祥家閨女？唉！”劉玉清嘆了一口氣：“不好好的念書，要來欺侮土圪坨。”

“沒有出息，就老老實實欺侮土圪坨吧，又關什麼‘六六六’！”

“約摸是一春季那股新鮮勁過去了，受不了這重苦，看看報，說說話，倒也輕巧啊！”

李爱英渾身一陣冰涼，站在那里，不願从他們面前走过去。但要走回自己家里，又只有路过他們跟前。等他們回家以后再过去吧，等到什么时候呢？返回去重新繞路吧，太远了，而且躲避和退縮不是办法。她就鼓了一口气，走到他們跟前，并且問道：

“徐二伯，还没有睡觉？”

徐守仁反倒楞了一下，“噢，是爱英！我們受苦人熬慣了，你先回去睡吧。”

李爱英轉过身来，几步就走回家里去。

二

李爱英的老媽媽，正坐在煤油灯底下，給女儿縫衣服。每天晚上，她都要等到女儿回来以后，才肯一齐睡觉。

今天晚上，她看見女儿回来的臉色不对，竟吓了一跳，“怎么啦？”

李爱英躺到被窩上，沒有答話。

媽媽焦急了，她摸摸女儿的头，爱英不耐煩地搖了一下，媽媽更焦急了。“倒底怎么啦？前晌，从报上看了个好办法，还那么高兴，开了一晚上会，就成了这样子；是受了誰的气啦？”

这一句話，象一股溫水，流过李爱英的心里，她一下靠在媽媽怀里，真想哭一陣。媽媽也疼愛地摟着女儿

說道：

“唉！眾人的事情，是難啊！能辦成，當然好；辦不成就算了，何必和他們生氣，人家多少年不用新辦法，不是也一樣的活下來了？”

這幾句好心好意的安慰話，又使女兒心涼了。小時候在外面受了冤屈時，媽媽給她擦乾眼淚，寬心舒意的時候早就過去了。

“媽，不要說了，我心里麻煩。”

李愛英轉過身來，剛才開會的情形，路上听到的那些話，就象兩小堆小石子，在她心里翻過來，滾過去。回到家里來呢，媽媽也說：人家多少年不用這新辦法，也一樣活下來了。可是活得怎麼樣呢？不好！人應當活得更好一些。我不願象一頭會說話的小牛一樣，拴在土地上。離開學校的時候，我說過怎樣的話啊！她想起了在畢業時，那快活的、難舍的晚會。畢業後，她也是一心一意想投考中學，再住大學，將來作一個科學家多好呢！但是，由於祖國的需要，要求一部分同學去參加農村的社會主義建設。李愛英是一個青年團員，服從祖國的需要，這就是光榮！於是她決心參加了農業生產。冬天，她動員全家參加了農業社，又在民校里擔任教員。今年春天，她和農業社的婦女們一齊打土壟、積肥，還學會了耕地。她看見什麼也要問幾個“為什麼？”把一些老漢們都問住了，老漢們笑她稚氣：“老人們留下這麼干，就這麼干吧。”當人們都在發愁蠶姑的時候，